



# 古城春色 2

张东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满洒丽今天打扮得既朴素又大方，和同学们一起欢迎解放军入城。

雄壮的铁流，欢迎的人海，欢呼的声涛组成的这个盛大庄严的典礼，湮没了一切，震荡着古城碧空。满洒丽在这激动人心的海洋里，机械地挥动着手里的小红旗，随和着人海的喊声，含糊其辞地喊着口号。她听不清别人喊了些什么，更记不得自己喊了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喊，甚至她把“解放军万岁”喊成是“解放万岁”也毫无察觉。因为，她的全部精神贯注在从她身前经过的军队里。她不眨眼地察看着每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希望能在这里面发现她的未婚夫——王德。

这时的满洒丽几乎已经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眷恋之情竟然占据她整个的心。但是，非常遗憾，队伍里类似的人物很多，而都不是王德。这不免使她大失所望。

部队快走完了，同学们正要跟随部队前进时，满洒丽忽然抬头看见西直门城楼上的小墙后面，站着两个解放军。其中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军官，正指着大街上欢乐的人流，神采奕奕地说着什么。她心中一动，觉得此人仿佛是王德。她赶紧挤出人群，沿着马路南边的人行道，来到城楼下，站在房子的拐角处仰面望去，“啊，是他！一点也不错。”不知是高兴的，还是别有顾忌，她心头一阵狂跳，情不自禁地向前跨了一步，张了张嘴，刚想喊王德，又觉得太冒昧，就止住不喊了。正当这时，忽然遇到王德的两道锐利的目光向她射来，霎时，她感到喜出望外而又心神不宁，赶紧用手里的小红旗，把脸遮着扭向走去的人群。当她悄悄地移开小红旗转脸再看

时，城楼上已杳无人影了。

满洒丽慢慢地离开人行道，向城墙的马道口（登城的坡道）走去。可是，她大概忽然清醒了似的，走了几步又停下了，低着头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回身迈着懒散的步伐向车站走去。

眼前，大街上人山人海，入城的解放军没走完，交通还没恢复。她只好来到一家小吃店，要了几样点心，有心无意地吃着。街上阵阵的欢呼声不断地叩击着她的心弦。她那俊俏的瓜子儿脸上现出一副深思的表情。一会儿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一会儿面色严肃，眉宇间罩上一层阴影。她不知不觉地把点心吃完了，为了拖延时间，又喝了一会儿茶，走出小吃店时，街上已恢复了交通。她这才上了电车，来到宣武门里，下车后向绒线胡同慢步走去。

满洒丽心绪很乱。王德是她的未婚夫，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今年一月初，解放军围城时，在德胜门外曾经偶尔相遇，当时只觉得面熟，但并没认出来。后来才想起来，那是王德。从那以后，一直想再见到他。可是，今天见了面，却竟是这样欲行又止、犹豫不决。想来想去，就是因为王德现在是共产党、解放军；她自己呢，今非昔比，和王德之间已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她才不敢大胆地毫无拘束地和自己离别多年的未婚夫相认。她很后悔在清河镇侦察解放军炮兵阵地，遇见那两个小解放军（小李和二宝）时，过早地把她和王德的关系暴露出来，还把自己住的街道门牌告诉了人家；而且还托他们捎信给王德，请他进城后去找她。现在，他果然进城了，要真的找来当然再理想不过了，那就按原定计划和他周旋。可是，结果将会如何？能否成功呢？她觉得心中无数。不理他？避开他？旧情难却。而且，这是上司交给的任务，也是自作聪明主动招揽的呀！不干能行吗？满洒丽越想越后悔，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过早暴露自己。如果王德对她的存在毫无察觉，而她的上司也不知此事，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周旋。那时，和他畅叙久别之情多有意思呀！成功了，就报告上司，一鸣惊人；不成功，就把他用

掉。反正，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各走各的路，也无碍大局，那就主动多了。她自怨自恨，边走边想，一会儿恐慌不安，一会儿又自我安慰，“嘻，常言说得好，心静身自安。未婚妻，名正言顺。他找来也好，主动找他也好，都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干吗要自己吓唬自己呢？”满洒丽自嘲地笑了笑，把小旗子往路旁一丢，向胡同里走去。回到家，立即在电话上用暗语向王经堂报告了见到王德的情况。王经堂让她今晚到他家去，有要事商谈。

晚上，时钟敲过九点，满洒丽从家里出来，急急忙忙地进了六部口，经过耳朵胡同，然后故意拐弯抹角，穿过几条小胡同，最后，来到石碑胡同六十三号一个大院里。王经堂半个月前才从绒线胡同搬到这里。今晚，他就要和最后一批部队出城。他命令大家都来这个不大令人注目的地方，做最后一次会面。

王经堂的客厅里，灯火辉煌，烟雾弥漫，这混浊的空气，使人心闷。满洒丽一进门见屋里坐满了人，在座的除王经堂、鲁青、顾贞熊、朱明礼、王副官外，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看样子像是些军官。但是都穿着便衣。不用问，可能是其他单位的负责人。这些人，有的矮胖秃顶大肚皮；有的高个体壮，满脸凶相；有的骨瘦如柴，面色发青；有的年轻秀气，装束考究，像是公子、少爷和城市里的浪荡游民之类的人物。在正面沙发上，和王经堂并肩坐着一个穿军装的陌生人。此人圆脸胖体、身矮脖短，面带笑容而又傲气逼人，目光里暗含一种骄横奸诈之气。他是谁呀？满洒丽正在猜测，王经堂已做介绍，说：

“这位是满洒丽小姐——我的秘书。”

“久仰，久仰。”陌生人欠身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并自我介绍说，“刘谊辉，刚从南京来……”

“对，”王经堂转脸面向人们说，“这位是刘谊辉少将，是奉命到这里来，和我们同舟共济、共谋大业的。今晚，趁此机会和诸位见见面。”说到这里，人们呼啦一声全都站了起来，用注目敬礼的姿势

注视着刘谊辉。少将先生笑容可掬地向大家点头示意，然后把手一伸，说：“请挫，请挫。”他把坐字说成“挫”字，显然是个江南人。

大家落座。满洒丽也谦逊地点了点头，在身旁的沙发上坐下了。她这才想起，这可能就是美国顾问团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位刘高参。她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少将先生，嘴里没说心里想：刚从南京来？长江以北，几乎全在共军控制之下，你是怎样来的？而且这位少将先生一口的江南口音，到北方来在哪里也是被盘问的对象……

刘谊辉已察觉到满洒丽正瞟着他。这目光，使他脑子里产生一些复杂的想法：这位漂亮的小姐，用一双荡人心魄的大眼睛如此地瞧着他，也许是敬慕、尊重和喜爱他的表示吧？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自然会引起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于是，他泰然自若地吸着烟，十分矜持地开始陈述他的来历。他说他是前个星期随着接回南京军官的飞机到北平来的，一直在王经堂这里呆着，谁也没见。他在言谈中处处表示他是王经堂的助手，并祝贺王经堂已晋升为华北工作组中将组长。

听到这里时，王经堂用得意的目光向众人扫视，并威风凛凛地咳嗽了一下。他的额头、鼻子和颧骨，这时显得特别光亮。当中将了，真是祖德不浅。这是王经堂梦寐以求、向往已久的大喜事。遗憾的是，由于目前的处境，他这中将军衔还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能真正听他指挥的部队只有一个特务团。其他各军的部队他根本掌握不了。如果说他还能掌握一点，也是通过他那支离破碎的特务系统去操纵的。至于其他人，更是人心隔肚皮，各有各的打算，谁还听他的？王经堂的手伸得再长，那也是力不从心。这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

“诸位，形势糟透了！”刘谊辉用长官的口吻接着说，“才三年的时间，东北、华北、华中，几百万军队丢得一干二净。虽然太原、归绥还在勉强支撑，看来寿命也不会太长。眼看这半壁河山成了共

共产党的天下，南京国府非常窘迫。现在，在军事上只靠长江天险和江南的几百万军队，如能守上半年，文章就好做了。在政治上，总统准备声明下台，由李宗仁出来支撑残局，以此作为条件，来和共产党讲和，争取时间，充实兵力。南京不久将派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力争划江而治。如能成功，当然是万幸之极。如谈不成，那只有依靠江南的几百万军队扼守长江天险了。估计共军既无飞机又无渡江舰船，光靠几百万不怕死的步兵，恐怕只能望江兴叹。”说到这里，刘谊辉不知是被一线希望所激励的，还是他对这种无把握的估计担心，面色发红，青筋暴涨。停了一会儿，他心事重重地长叹一声说：“三年来，我们在政治、军事上的惨败，这能说由于敌人强大之故吗？不！先生们，党国之最大不幸是我们一些高级将领，置前方将士生死疾苦于不顾，一味地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贪污腐化，谄媚奉承，欺下瞒上，以致人心向背，众叛亲离，国体衰竭，造成如今这不堪收拾的局势。这些伤心的往事，我记得去年八月在南京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连我们总裁和何应钦部长都直言不讳……并以此来告诫我们……”刘谊辉这些坦率的论断，出自他对战局丧失了信心。目前，在败局面前再也不允许他造谣惑众，吹嘘什么赫赫战果了。这在一九四六年的形势是决然不同的。那时，国民党反动集团声嘶力竭地叫嚣，不出三个月就要扑灭爆发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谁知，事与愿违，才三年时间，他们自己放起的这把内战之火，眼看就要把他们自己烧成灰烬了。他们的心情充满了沮丧、悔恨、悲观、绝望和怨天尤人。做梦也没想到，所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堂堂国军，竟被他们瞧不起的穷八路打得一败涂地，而且，现在还要老老实实地听候整编。为此，刘谊辉闪动着凶恶的目光向屋里的人们扫视了一周，突然站了起来，带着重浊的嗓音，像宣誓一样，一字一顿地说：“先生们，蒋总统训导我们，只要我们效忠党国，克己奉公，同甘共苦，争取时间，光复失地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府还有更大的计划即将实施……望诸位坚定自信，

奋发努力，最后胜利终属我党！”

“是不是盟国要出兵啦?!”王经堂急不可耐地问道。

“不，”刘谊辉好像心绪有所寄托似的，眼帘微垂，从眼角里瞧了一下王经堂，然后往沙发上一靠，说，“现在还不便说破，到时候自会明白。不过，华北能不能成为将来光复的潜伏力量，就看我们的了。我想，有王经堂中将亲自指挥，诸位先生同心协力地奋斗，达此目的不成问题。”接着，他向大家点头示意，表示他的话说完了。

刘谊辉这篇声音不高、内容举足轻重的演讲，使室内的听众——在他眼里是些井底之蛙——感到既新鲜又吃惊。新鲜的是，以前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谈论党国的败迹丑行，他竟敢在大庭广众直言不讳，而且引证了最高将领的言论。吃惊的是，他言谈之中，口气之大，知密之多，使他们觉得，与其说他是王经堂的助手，倒不如说南京给王经堂派来了一位盛气凌人的上司。他们觉得受宠若惊，因为这位国府大员最后还对他们寄予了莫大的期望。

王经堂穿着一套粗布军装，心绪不宁地吸着烟，静静地听着刘谊辉讲话，用冰珠似的眼睛瞧着窗户。刘谊辉的一字一句，勾起他许多心事。他全面地权衡了一下他今后任务的利弊条件。他和他的这些喽啰们今晚就要和特务团一起离开这座古城，开到指定的地点听候整编。这是一支最后开出城的国民党军队，其他大批军队早在三天前就走完了。“刘先生说得对呀，”他想，“华北能不能成为将来的潜伏力量就要看我们了。这是何等重大的信任啊!”军队整编，在王经堂的经历中并不陌生。从直奉战争军阀混战，到北伐成功，历来都是胜利者对失败者来一次整编。整编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点名发饷，改番号，换军旗，改操典，换服装。其实，还不是换汤不换药？仍然是独立王国，各行其政。大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是，共军能出多少军官把这十多万军队，从排长一直换到军长呢？他们办不到！既然办不到，人事问题就由不得他们了。



那么,王经堂和他的部下就可能以合法军人的身份存在下去,赢得时间,争取胜利。那时,王经堂就是从里及表堂堂正正名副其实的中将了。

“……那就走着瞧吧!”不知谁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地议论,最后说了这么一句。王经堂不禁打了个寒颤,忽然一种否定的念头在他脑子里闪过:啊,共产党的整编兴许另有花样哩。至于什么花样,他暂时还想不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不好对付的。这些想法是在刘谊辉讲话中形成的。

鲁青听了老半天,根据那位刘少将的讲话,他怀着鬼胎瞧着自己的脚尖,正在为他这营副职务犯愁。随王经堂一块去整编,和解放军面对面地打交道,多危险……

“噢,对。”王经堂咳嗽了一声,“看来,我们以前拟定的计划有非常危险的漏洞。比如,鲁青老弟的使用问题,叫他也随部队一块去整编,很不妥当。他两次和共军直接打过交道。一次是在沙土城和共军面对面地谈判,一次是在西直门又和共军见过面。这就是说,共军中起码有两个人已认识他。尤其在沙土城,公开以我的代表身份出现,与共军谈判。如果在整编中万一碰上他们,被认出来,那么我陈一民的化名也就不揭自露了。”

鲁青听到这里,乐得浑身都轻了。

“嗯,太好了。”他心里想,“他要开脱我了。”

“所以,鲁青老弟还是换个职务好。”王经堂接着面对鲁青说,“你以一般市民的身份在城里住下,和满小姐住一块,把你太太也带上。不过,你要很好地化装一下,改个名字。今晚,噢,明天也可以,到派出所登记个户口,就说那座房子你买了,职业嘛……可以填写廊房头条汇丰钱庄的经理,至于任务,嗯……”王经堂想了想,“你是我们在城里的联络员。”说着,他看了看顾贞熊和副官王兆祥,说,“至于营副之缺,由王兆祥上尉接替。”

“是!”两人同时立正答道。

鲁青心里高兴极了。这任务虽说有些困难，毕竟比和共军面对面地打交道保险。既不用担生命风险，又可以安闲地住着那样阔气的公馆，而且，和满小姐住在一块倒也开心。至于应付城里的八路以及和各军的特工人员联络，这都好办。照转照办嘛，那就要看风使舵了。不过，只要满洒丽和那个姓王的恢复了关系，就不用自己去冒什么风险，多合算！鲁青正在想入非非，自得其乐，忽听王经堂说：“不过，你要注意，鲁上尉，除去掩护满小姐工作和友邻部队经常取得联系外，必要时，还要和共产党面对面地打交道。和共产党打交道，要处处小心，时时留神。要是你在城里出了乱子走了风，我就先杀了你！”说到这里，那些穿便衣的军官，都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鲁青。

“是！”鲁青站起一躬到底，“请问……啊……陈先生，卑职和满小姐的关系如何定？”

“你说呢？笨蛋！”王经堂的目光针一样地瞟了鲁青一眼，“我问你，今天下午是谁在北海向旂坛寺投手榴弹？又是谁今晚在宣内大街投了一枚炸弹？嗯？！”王经堂面带杀气，凶恶的目光，向屋里扫视一周，掠过刘谊辉的两个随从和顾贞熊，最后停在鲁青脸上。

“卑职不知……”鲁青低声下气地，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吐出了四个字。

室内气氛非常紧张。

所有的人都低着头，一声不吭。惟有刘谊辉轻松地靠在沙发上吸着烟，脸上堆满了平静的冷笑，瞧了瞧他那两个少爷般的随从人员。王经堂接着说：“先生们，我们和共军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在此时此刻，投几个手榴弹，即便炸死他几个，又能解决什么问题？简直是老虎头上打苍蝇——成心惹祸。我奉劝诸位，下次不可……”说着，王经堂又向室内扫视一周，威风凛凛地咳嗽一声，然后转向刘谊辉，很不自然

地笑了笑,问道:“少将先生有何高见?”

“噢,完全赞成。”刘谊辉欠身微笑,“不过……关于人事问题我还有个建议,不知中将先生意下如何?”

“不必客气,请讲无妨。”王经堂对人事问题特别敏感。刘谊辉问得突然,他有点紧张,立即侧耳静听。

“我想,满小姐责任重大,一个人留在城里,恐怕忙不过来。是不是把朱明礼留下来做个副手,更妥当一些呢?”

“这……”王经堂面色严肃,正在考虑如何回答。满洒丽却抢先开口了。

“好嘛,”她霎时面色苍白,但又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顺手在茶几上取烟吸着,不慌不忙地说,“少将先生如此关心,我不胜感谢。不过,我得先请示一下南京美国顾问团才能执行。必要的话,我可以让位。”

王经堂满意地点点头,没吭声,而心里却洞悉其意。他要听听刘谊辉的下文。

刘谊辉赶紧解释说:

“请不要误会,小姐,刘某决无此意。我是想……啊,恕我冒昧,满小姐,听说在共军之中你有位未婚夫。这件事你要拿出大量的精力和他周旋。比如说,在完成你的主要任务之余,你还要去找一找他,找着后还要陪他逛公园,蹓马路,看电影,谈谈久别之情。这些,都需要充分的时间。朱明礼和你在一起,无论在报务工作上,或是你的终身大事上,都能给你很大的帮助。再说,这也是党国对你的信任。一旦成功,功劳不小啊。你说是吧,噢?”说完,刘谊辉手摸下巴,瞪眼瞧着满洒丽。

满洒丽乜斜着眼瞟了刘谊辉一下,没做任何回答。然后一口口地吐着烟圈,那些一连串飘动着的烟圈,轻轻地飘向天花板,逐个消散了。她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嘴唇紧闭。心想,这位少将先生,野心不小哩!在这种场合提这件事,简直是个笨蛋。要不是南

京来电介绍过你,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国防部的高级参谋。看来,你们这些高级人物,只能讲讲空头大道理,真的身临实践时,都是些愚昧无知的可怜虫!难怪失败得如此惊人!

室内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大家都用惊异的目光瞧着满洒丽,看她如何打破这个僵局。

“不妥当!”满洒丽终于开口了,“事关大局,开不得玩笑。”

“那么,你那未婚夫呢,还找不找他?”

“那是我的事,我知道如何去办……”满洒丽没说下去,把半截烟头往痰盂里一丢,两手抱在胸前舒适地仰在沙发上,不理他了。

刘谊辉恼火极啦!脸涨得像个紫茄子,翻起眼来瞧了瞧王经堂,紧闭嘴唇,没说什么,心想,这位小姐好大的脾气,哼!然后气急败坏地喘了一口粗气。

王经堂觉得该是他说话的时候了。他直了直身子,不慌不忙地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说:“嗯……关于这件事,我考虑再三。从利弊关系衡量,朱明礼上尉,还是在一营当教导员重要。将来在整编过程中,可以帮助顾少校出谋划策,做很多工作。这一点,我是寄予莫大希望的。留在城里嘛……当然也不无好处。但毕竟不如在一营的作用大,量材而用嘛。唉?你说呢?朱上尉。”

“遵命!”朱明礼起立,腰板挺得溜直,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把头一点应了一声。他这利落爽快的动作,引来不少人的注目,连满洒丽也瞧了他一眼。

“请坐。”王经堂满脸笑容地把手一伸,接着说,“再说,刘少将来到这里只带你们三个人,两个随从为了帮助鲁上尉在城里办事,已经以我妻弟的名义住在这里。如果把你再留下,未免大材小用了。你说是吧——刘少将?”

“谢谢!”刘谊辉苦笑着点了点头,但心里却骂道:老滑头!

僵局就这样缓解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王经堂看了看表,已是凌晨一点,离出发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他觉得今晚的会议主要是介绍刘谊辉和大家见面，不料想刘谊辉节外生枝，弄得大家心情都很紧张。现在已经介绍完了，应该收场了。于是，他急忙从沙发上站起来。

“诸位，时间不早了，应该是行动的时候了。”他接着喊道，“顾少校！”

“有！”顾贞熊站得笔直，“听您吩咐，中将先生。”

“出城的部队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请您下令。”

“现在，你和朱上尉、王营副带着部队马上出发。我和刘少将随后就到。执行吧！”

“是！”顾贞熊、朱明礼和王兆祥敬礼后，转身走了。

鲁青刚想跟他们一块走，被王经堂留住了。他来到王经堂跟前小心翼翼地鞠了一躬，说：“有何吩咐，先生？”

“王兆祥的老爷子，你处理得可靠吧？！”

王经堂忽然提起这个问题，鲁青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想了想去年他们从镇边城经过王兆祥的家逃回北平的第二天晚上，奉命送王兆祥的父亲出城的事。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下着大雪，他领着老头子出了西直门，来到西郊公园的旁边，过了警戒线又走了一百多米，瞧了瞧四周，除了黑森森的树林外，空无一人。于是，他对着老头子后背开了一枪。就在这时，前面有人喊道：“干什么的？站下！”接着，就是一阵脚步声。鲁青惊慌失措地摸着黑跑了回来。现在，王经堂突然问起此事，不知何意。说良心话，老头子是否真的打死了，自己也没有把握。不过，他亲眼看见老头子倒下了，而且一动也没动。因此，他回答说：“没错，先生，现在恐怕早进了狗肚子棺材了。”

“嗯，去吧。”

“是！”鲁青鞠了一躬，然后颠着溜轻的屁股滚蛋了。

鲁青走后，王经堂和那些穿便衣的军官一一握手告别说：“祝

诸位工作顺利。希望平时多和鲁青上尉联系。有关南京方面的指示，满小姐会通过鲁上尉随时告诉你们。没有重大事情，我们暂时只好各自作战了。兄弟我和刘少将当全力协助。”

“卑职尽力而为。”大家齐声应道，然后各自散去。

凌晨三点，一辆黑色小卧车在绒线胡同四十二号门前停下了。车门开处，一个女人下了车，随即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把手一扬，柔声喊道：“咕得拜！”轻步登上门楼的台阶……

车子鸣的一声向大街上开去。车子里坐的是王经堂和刘谊辉，两个人躺在座椅上，眯缝着眼，面色苍白，各想各的心事。

刘谊辉对今晚的会议比较满意，那些敬慕奉承的眼光给他增添了不小的信心。卑鄙的人同样有自尊心，妖魔鬼怪也爱听恭维的话。可是，那位文雅标致的小姐，眉宇间那种凌厉傲气的神色却使他非常恼火。

“喂，老兄，”停了一会儿，刘谊辉终于开口了，“这位满小姐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王经堂没睁眼，也没动。

“我是说，我们把最机密的东西交给她掌握，是否妥当？”

“怎么，你对她有什么怀疑？”

“因为我对她还不太了解。”刘谊辉说。

王经堂直起身子向车外望了望，车子已经出了阜成门，在去门头沟的公路上行驶。他说：“她本来是美国顾问团的人。北平危在旦夕时，噢，记得是去年圣诞节的晚上，美国顾问团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那时，我住在绒线胡同四十二号——顾问团团长史密斯上校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友好，为准备应变后事，才通过陈老先生把她介绍给我当秘书。从那以后，她就带着电台和密本，由美国人亲自用车送到我家住下了。那时，学校正放寒假，不去学校也没有关系，对校方就说在她亲戚家里度假。但是，为了及时了解城外共军的情况，白天我还是叫她去学校。这姑娘也真够辛苦的，就这

样经常冒着风险出出进进,及时报告了不少重要情报。这完全是美国朋友和陈老师对我的一番关怀和信任,才给我派了这样一位得力的助手。不然,这姑娘早就随美国人到美国留学去了。当时北平城不是有不少的所谓吉普小姐随美国人一块儿走了吗?可她却没有走。这也说明她胸有大志啊!噢,这些我记得曾跟你简要地谈过。”

“嗯,是我才来的那天晚上吧?”

“是的,”王经堂继续说,“此人虽然年轻,但颇有社交经验。以前在奉天大学读书,现在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会两种外语——英语和日语。对报务工作比较熟练。我说老弟,”王经堂说到这里,拍了拍刘谊辉的肩膀,“放心好了,我保证不会出差错。将来此人对我们大有用处。她的后台是美国人。有朝一日,我们能直接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这可是个用得着的人啊。”

“唔……”刘谊辉这才舒适地躺在座椅的靠背上,任凭汽车对他那矮小的胖体随意颠簸。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难怪这么傲气!不过,为什么提起她的未婚夫来,竟这样不耐烦?”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王经堂向刘谊辉身旁靠了靠,压低声音说,“去年,啊,今年一月初吧,共军围城正紧时,满小姐和两位美国同学要进城来报告城外共军情况,走到德胜门外,就被她的未婚夫挡住了。交涉了好久,说什么也不让进。当时两人谁也没认出来。后来,她回想起来觉得此人很面熟,好像是她的未婚夫,但又不敢肯定。为这事,满小姐还单独又去跑了一趟,可是没碰着。最后,她到清河镇去侦察敌人的炮兵阵地,碰巧遇着两个小解放军,从他俩口里才证实了这个问题。这姑娘真也多情,当晚就打电话给我,要去找他。当时情况紧急,我急需城外共军部队的部署和调动情况,哪有心思叫她去干这些事。后来,这件事被顾问团情报人员知道了,人家可非常重视。要我们放长线,钓大鱼,利用这个关系把他拉过来。据说这是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但是,人家一再嘱咐要

绝对保密,可是你——老弟,今晚竟在这么个场合提这件事,她能不恼火?我说你呀,老弟,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就怪不得她啰。”王经堂拍了一下刘谊辉的肩膀,嘿嘿地笑了。

刘谊辉听罢王经堂的陈述,好长时间没说话。最后,瓮声瓮气地说:

“美国人想得也太天真了吧?!女人家水性杨花的,搞不好大鱼钓不着,反而把诱饵也丢了,那就大祸临头了!据我的经验,女人常常容易让感情战胜理智。当感情冲动时,即使爱的是敌人也在所不惜。一旦坠入情网,她会出卖一切。这就是我对她不放心的理由。”

“放心吧,老弟。这姑娘被共产党搞得家破人亡,仇深似海。现在得到美国人的器重,本人长得又漂亮,凭她的社交经验,拉不过来才怪呢。”

刘谊辉没再说什么,心里想,那就走着瞧吧。必要时,不等她失败,我就收拾了她。一来省得泄密,二来把电台掌握过来。

马达声在旷野里轰鸣,汽车向黑暗的夜幕里驰去,颠簸得更厉害了。

第二天早饭后,满洒丽又来到了西直门。见一个解放军战士持枪站在马道口的门旁,枪上装着锋利的刺刀。她心里有点恐惧,但还是壮着胆子上去了。

“干啥!”哨兵的声音粗壮、严肃,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把步枪一横挡住去路,问道。

满洒丽不禁一愣,一颗恐慌的心几乎从胸膛里跳了出来。她定了定神,嫣然一笑说:“我来找个人。”

“找谁?”

“嗯……找王德。”

“这里没有……”



“昨天我还看见他在上边站着的，怎么会没有呢？”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你走吧！”

满洒丽见哨兵态度挺横，再问下去准没好话说。她回身下了马道口，心里又怕又不是滋味。说不定王德已经变心，有意不见她。今后再不找他了，免得操之过急，发生意外。她心灰意懒地向大街上走去。

## 二

晚霞渐逝，夜幕降临，古城的万家灯火，放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王德把西直门上的警戒，奉命交给友邻部队后，带着一排的同志，经过西直门大街，来到新街口，拐弯往南，直奔宣武门。

这一天的任务，大家都觉得完成得不错。尤其当战士们想到自己能够参加警备文化古城北平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时，心里都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这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心情，在人民战士之间早已心照不宣了。路上，他们服装整齐，姿态端庄，用急行军的速度，目不斜视，挺胸阔步，沿着喧闹的大街走去。

一排长赵文江，黑脸庞、高个子，威武严肃，使人望而生畏。如果这时有人被他的肩膀碰一下，准被撞出两三步远去。战士们和排长赵文江一样，个个紧绷着脸，没有说话的，更没有东张西望的，神情专注地迈着大步，仿佛要告诉古城的人民：“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王德心里想，战士们第一次在这么个大城市的马路上行军，而且马路上众目睽睽，都在关注着他们，难免有点紧张。同志们在战场上拼拼打打，那是家常便饭，满不在乎。可是，在这种场合，就有点像大姑娘出嫁，喜中含羞了。王德心里很高兴。他觉得战士们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觉悟程度